

新刊嵩山居士文集

十三

新刊嵩山居士文集卷第五十一

雜著

試恭南進士策問一首

問堯之時懷山襄陵之患作亦多故矣而曆象日月星辰
恭授民時未嘗敢後然終之陰陽和五穀登光被四表罔
不率俾豈非聖人奉天時之効歟今國家內修政事外攘
夷狄夙夜不遑康寧而猶命郡國博求治曆之士將以講
明天地之紀以正四時之序嗚呼其得堯之為心乎有司
宜承上之意而詢于吾子也夫數象之學尚矣或生於律
或起於大衍或推而至於三統皆可用而為曆者也而古
今曆家不能經百世而無弊若曰四時寒暑與夫天日月
星之象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淹速之不同故久而不免於
差忒然大衍之法後世無以易何也必曰推而上之考於
古之占候而無爽然後傳之也遠則戊寅之元與詩書春
秋漢之太初皆合而行之纔三世輒疏闊而不可用又何
耶將謂所學有精粗故其傳有久近則古曆六家聖所作
也而學者疑其紕謬曾不及唐都落下閎之所為殆可惑
也然律也大衍也近于今依倣而行之至夫春秋之於日
月尤謹每書朔書閏或遇夫司歷失之必正焉猶曆法也
是以劉歆取以作三統曆班固稱其密要而或者以為傳
會之說後世無傳焉是果不可用歟抑歆之學通之者
鮮歟以至五帝而來所用之曆亦有可施于今者乎傳曰

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吾子業於儒者也
宜嘗講此願詳著于篇以待上之採擇

元汝功碑銘

昔之斲者為老成今之斲者為後生孰謂茲石其方似義
其重似德居今之世而有典刑

眉州先賢圖像碑陰

右三十二人皆出武陽郡人楊師中嘗考諸書其地有彭
亡聚相傳彭祖葬此山後世曰以彭山名其縣唐先天以
前名隆山拓拔魏以上則通稱武陽武陽之名蓋甚古秦
司馬錯伐蜀蜀王開明敗之於武陽獲之謂此地也蜀郡
建乃為縣班孟堅云漢武帝開夜郎立犍為郡領縣十二

以為皆南夷非也王褒家資中孟堅為褒傳云蜀人鄧通
事文帝而傳云南安人南安今為嘉州武陽居其上游則
三邑殆割蜀郡隸之也常道將亦稱蜀本一郡漢分巴割
蜀以立犍為廣漢自有三蜀之名益知武帝所開南夷止
得今瀘戎之地而附以蜀南鄙為舛疑也漢律縣万户為
令減万户為長赤水有黃龍唐有漢碑載武陽令冷化當
時武陽蓋為大縣孟堅書武陽有鐵官而丹稜青神鐵冶
猶在焉則吾郡之四邑皆為武陽故疆也彭山縣市南有
祠臨官道上題其額曰忠孝其壁有畫漢晉衣冠長老言
元祐末縣令鞠嗣復取張文紀李令伯績焉師中以為堂
堂乎縣自漢光武稱為士大夫郡當不止二士於是益於

古求之如隨諫官宋遠唐陵臺令任宥皆由它邦來居之
則不論獨取是三十二人者命畫史程其年論其世稽其
所立而為其冠服容貌師中曰文紀父六司空孫明事安
帝爭太子不當廢其後立為順帝救趙騰不當以忠言誅
同時減死者八十人令伯祖父朱提亦名二千石則文紀
令伯蓋由有家法也師中字民極嘗來見予請以是立之
學官因屏其言刻之予於是歎曰平生第聞茲郡為多才
而不知皆出於士大夫家夫所貴乎士大夫者其法有以
貽其後故守其家法者則為能子孫非專以其山川之靈
嘗出白虎神鼎寶曆而然也攬之者其無忌焉

梓州洞門五百大阿羅漢靈異之迹甚多因采勸

禮而講揚言

惟五百大士從佛已得度去何住此山來者復親近諸
觀蓋讚歎梵相寶希有袈裟及錫杖鉢鉢諸器用一一
皆備具猶昔宴坐時或舒臂欠伸或倚膝假寐或執珠
念持或植杖止觀或引衲蒙頭或脫屣垂足謂已出世
間哉所見者誰謂今在世間所見非真實真實難意議
非泥土合成石壁中有鑄大士嘗出入愚人日守規意
此是真實匍匐性究尋畢竟不可得如來說法身初不
隨有無求色與音聲是見非正見心迷現種種終落斷
滅想若夢佛国土夢竟了無有果能除迷妄我心即大
士去是之他方無往而不正執一未離幻有二亦非正

我來為聞聞則為法所縛我來不聞聞則為境所轉訪請
非聞聞而為我說法大士默然許為我說法竟

請象耳山長老疏語

目威音王以來有能傳正法截在閻浮提之國乃可坐大道
場首或非人是名作業支勒那之徒化鶴瀨利吒之死為
蟲若誑語異語不離凡情則請者受者俱墮惡道止得罷
頭之後學難住象耳之名山長老果為衆歸依稱善知識
應笑田間之童子拽鼻却回肯綮會下之學人求心不得
快為說法無事執謙當思為一大事而來不負第五尊者
之記

贈墨手道人說

翼養能觀其人以其時來者知其邪正知人者蓋當如此
子鄉人吳德一甚工此法士大夫多喜從之然止欲問富
貴且德一當告以邪正使識所避就不當專以富貴語之
也凡從之者皆慕為君子則德一之名它日要不減嚴君
平

策問一首

問取士之制至周始可考自鄉而外之司徒自司徒而外
之學其亦不過不征之而止爾自學而外諸司馬其亦不
過謂之進士而止爾外之學而有不變者則屏之遠方不
齒於周之時公卿大夫蓋各世其祿未聞有自進士而為
大夫為卿為公者也觀其制為甚略且若不甚貴之由漢

以來其制則甚詳待之則甚重至於進而為大夫為卿為公而无不差者焉夫取之甚詳則宜得其賢待之甚重則宜有所感激副其所以重之之意守節伏義以報其上修身力行以不辱於其士求有異於庶人然漢以來所謂公卿大夫者僅臨利害毫毛此則已顛沛喪其所守乃不及周之所謂士者如仲子主蠲魯仲連之徒寧高奉遠引或餓而死而不少屈其道其故何耶願為諸生辯之亦以觀諸生之志

新刊嵩山居士文集卷第五十二

傳

師公傳

師驥字德駿唐末有諱政者自平原徙於眉之武陽歷八世不顯至公始大母史先夢赤馬相逐而行已而生公父潛喜曰吾兒聲號發聞必遠其名以識之年十五即從師授王氏詩猶本諸毛鄭詩皆通其義善講說去游太學終其去太學未嘗一出邀所聞益博講說益魁竒每課試太學諸生讀其文嗾然服不敢向之齒未及外禮部會父喪以歸歸而母亡公純孝人也閱其親生惟庶人食沒而祭之不能以公食豈不能以卿大夫食忍死以就其志益奮為學除喪入鄉校課試連出諸生上政和二年鄉貢之於禮部試其講說第一遂登進士第故事太學官常取第二人為之宰相蔡京方自外來輩類進士而百官抑於郊公獨不往京猶欲羅致之出我門下乃從吏部署仙井監司刑曹事以去聞者恠歎成都府路提舉學事崔栖筠因訟其不宜奏授嘉州州學教授京憾不置唯威州深念蠻夷中吏民數百家天下之窮處移公居之聞者愈恠歎公初不悔懼進謝夤前所為京去相始除太學正益迂太常博士主客員外郎權右正言時文武官簿濫且冗公主資送物踰制度有司為寵倖治第無藝中貴人益用事出其黨於諸道為廉訪使者權勢震中外公入諫院即日上疏論

之不報請康初愈益論事執政不悅出知房州行半道所
不悅者罷召還拜衛尉少卿雖去諫院猶論事不表明在
見上於南都哭且謝不能紓國難退移病卧詔聽歸其鄉
其後累刺蜀瀘二州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夔州路轉
運副使官至左朝請大夫秦檜專國政以嘗事公於太學
孰其名行屢以詔起公公自念嘗再爲執政者不悅殆天
性然老且死其可以更辱辭以老不行紹興十二年三月
二十八日卒於瀘州既歸葬于有八年不果告哀朝書其
事於太史氏又不得直而信者銘其季女壻潁川晁某曰
公豈可以無傳也夫使傳之者寧欲如今之所爲銘於墓
而侈大之嗜功利者羨慕吾蓋觀諸士大夫常患富貴無
地道苟見有地道雖往受垢不憚公自少時獨不樂事
要誠善而傳之庶乎來者知慕此而不慕彼風俗尚有改
於教化有助公之長女適范孝純先道方城以歸遇賊能
以不屈死其風節良有自也若所聞於蜀耆老稱公葬族
父及從母嫁舅之女而族之女孤而無歸者凡內外戚或
貧無以衣食輒分所得祿衣食之死之日無餘財於家所
居官寬而直爲政務趨於實而不取聲士大夫於此猶有
能焉故略不書云

劉汲傳

劉汲字直夫眉州丹稜人曾祖易祖浩雖不仕其鄉論其
德以爲大姓父安民仕至朝請郎種德益厚至汲乃大發

聞始冠於廟即辭其大人游太學居三年是為紹聖三年
登進士第瀘州三江夷酋請歸其地職方宰相遣李成允
撫諭授之緣道知汲名自武信軍節度推官以版致之使
行其地皆不毛因曰不可授會成允溺死即自上其狀職
方職方以為然不受瀘州得無耗費政和三年知開封府
鄆陵縣時所在爭言祥瑞至凶災別匿不以聞鄆陵適歲
大侵汲奏減賦役明年冬大雪踰月道無行人五穀薪芻
不入市乃發官所儲以予民部使者怒汲不為止潁川曹
氏女五歲鬻於彭氏十餘年其母陳告縣取之愕然不自
知汲質其驗者其身有黑子出視之女感泣汲曰彭氏亦
須而養其養彭氏如而母女再拜曰如公言傳一邑皆嗟
嘆人豪李仲私其傭耕杜玉妻劉劉不從歐死賂玉焚其
屍事覺具獄上府是冬當有事于郊有赦仲謬稱冤冀赦
移大理寺受其賂以縣為枉汲論于朝移御史卒論仲死
尋通判隆德府河北罷所鑄鉉鐵錢湊河東民不肯用
鑿市無所備民不得食汲曰歲飢則出義倉今患有甚於
歲飢即出以貸民已乃自劾常平使者吳時大驚奏論其
賢方士林靈素方大幸府諸生班自以效言政易繫辭為
奇怪附靈素汲白府下自獄以事聞靈素薦自有道詔轉
運使陳知存即驗掾史懼不敢署獄汲按治自如知存懼
汲正奏曰府嘗之具宜和元年除開封府刑曹掾治左獄
始盛章等暴酷敢誅殺或法不至是而其意深刻以為不

仗則請於上相冰為常汲白府為大姦則當請餘且如律
嘗有所坐微而遇赦特不原者汲論赦者無遠近無小大
其罪畢除而赦下不及可乎上曰汲言是也靖寧元年除
京西路轉運使女真寇東都召知鄧州高公純以兵行公
純懼不敢行汲譙責公純公純以無糧告汲曰公其行饋
餉吾職也知永興府范致虛亦按兵華下汲復以書譙責
且教以一軍自蒲中趨河陽焚虜積聚絕河橋一軍自陝
路直抵鄭許尚諸道連衡虜必解致虛以書謝而尚公純
終亦不行汲憤憤取公純所部兵即日行公純不得已亦
行至南陽復留汲獨持至東都別徽宗欽宗北狩矣當此
時楊貴張沂薛廣三任尚虎各潰為盜太上皇帝曰汲為
我行告諭之其首聞汲至皆迎降天子議幸鄧州取潼川
府夔州二道錢幣借于鄧汲論二道土瘠而貧必將斂諸
民請勿徵公純致虛相繼去汲兼行刺史事修城池器械
募勇士得數千其後與俱死盜過莫敢近遂拜右文殿修
撰知鄧州十二月受命即遣家歸其鄉益為戰守備曰他
盜非吾敵女真至當率諸軍一戰如天之靈善而勝不則吾
職死之明年正月女真至號稱二十万州兵不滿万人汲
語諸將曰國家養而曹不死戰無以報且吾不令而曹獨
死也皆感奮曰願為公死復諭居民曰吾則死矣若屬俱
屠無益有村勇願尚吾留者聽出得敢死士四百餘人
乃遣戚鼎以兵三千出東門逆虜斬議以兵八百出南門

趙宗印以兵三千出東西門倚之而汲以牙兵四百登堦以望見宗印遁即自至鼎軍中麾其衆陣以待虜至士爭死闖虜為却俄而議敗走虜以二軍夾而乘之矢如雨軍中請去蓋汲曰吾不去蓋虜知安撫使在此樂為國致死吾死彼將不敢輕中國遂而鼎戰死汲平生重篤義疾女貧既笄不能嫁則為嫁之拊其兄弟之子如其子姑適程氏不能衣食為市田衣食之程死葬之其子病不能養迎其姑養之晁子曰凡平居軟熟不自立者其臨難必不能如此益信也予嘗念靖康中河南北兵作上下震擾豈其無節士子守通義聞外屬邑有汲訪其事於其家喜為書之

墓誌

程印州墓誌銘

某昔任涪州所趨走州刺史程公之子仔衣大布戴大白之冠手其書一編來見曰哀不能言執事其視諸書仔去其取其書讀之以為為善而志常遂者天也或有不遂者天所不逮也天則以文子人而使之發揚為仔之父仕至右朝議大夫不克大顯其葬也於是乎有待乎文也某聞公之先蓋有諱仁霸者州論其行義使攝錄事參軍有盜蘆葍根不自意所持刀傷主人尉幾幸賞以為劫獄吏受尉賕強榜服之錄事公咋謂盜汝寃蓋自言吾為汝直之州竟殺盜盜後三十年書見請往尉尉史對對已則子孫

其昌矣至公蓋六世果皆官達而壽夭於公之家抑專矣
尚對曰不大顯第見世有愧於公者而在高位顧不盡其博
孰能如公之家故不吝資於文以發揚也雖然公且葬不
可不具著以告於後之人知公實大顯又非止於其身將
其後皆然公諱敦書字通叟其先武吉人唐廣明中諱琦
者從僖宗入蜀遂家於眉州曾王父諱濬太中大夫累贈
金紫光祿大夫其配宋氏京兆郡君王父諱之邵太中大
夫顯謨閣待制贈龍圖閣直學士累贈少師其配史氏蜀
國夫人父諱唐寶文閣學士右正議大夫贈特進其配楊
氏通義郡夫人許氏同安郡夫人勾氏安康郡夫人自其
曾王父而來為仁厚寶文公未嘗以徒罪刑人及公益寬
大宣和二年寶文公任為承務郎始為資陽丞蓋井日征
有程主計者欲征倍程撥公覈其實公曰是盈縮耳常今
而盈可也不幸而縮吾不可奉上官害民列其實有司為
正民間大訛謔以喜去監金堂縣稅愈益輕其征其初課不
登已而商賈爭出其途課大增將去留其贏於庫不以著
籍曰姑以是備不登可也再為江原丞率其民尽力於堰
仍為均水約束民不復爭張魏公宣撫川陝版公通判達
州尋遣奏事闕下呂丞相欲留為郎尚書省公曰不可不
返報既歸州闕太守蕙行太守事女真犯安康其帥王彥
以其軍來公諭其民民曰公不欺我爭出粟芻其軍亦喜
曰微公如何公復令其軍有譁者吾不貸終其軍去無敢

善守涪州其民奮出地墾為公使錢者悉除之守普州鹽井
廢所負不入繫獄者百餘家公論其課當除卒為免其課
九十九萬一千餘斤錢五萬三千餘緡再至涪州州之人
喜且相語我公來矣我公來矣守雅州徼外夷殺靈閣民
提點刑獄司欲徵旁郡兵公曰何至是第召土丁集塞下
徼外夷意讐不敢動蜀以無事守邛州欄江堰久廢公治
之民溉田增多歲餉漢中諸軍百萬實八十万前為守者
常先一歲取民輸以充賦民力竭不能輸公上其狀且自
劾未報則戚戚以悲既聞有議復除則喜過於其民之得
復除也其後卒除十萬緡而公以乾道三年正月十六日
卒年六十七民恨公不及見歎息以泣公少淵靜無競所
至為政簡便蓋自其家法而然其居家於親也孝於兄弟
也順於族也惠於士也誠嘗予之田以資其養從女之孤
者嫁之內外屬貧者調之瀘上有族於楊夫人之喪助沐
樽見必泣公所居鄉其鄉人愛之所居官其邦人德之有
子又能教之以文學登進士第古之君子著於冊書為世
所稱道者蓋如此公詎不大頭也耶仔以公卒之年十一
月壬申葬於眉山縣之懷德鄉公所卜龍淵之上黎恭人
之壙去寶文公墓三里公之孝益信也恭人左中奉大夫
直秘閣揆之女生子男二人俱右承事郎前瀘州瀘川縣
主簿致仕卒仔左承直郎前邛州軍事推官孫男四人以
正以發將仕郎以簡以一未仕孫女五人長適右迪功郎

資州龍水縣主簿孫直洵餘未嫁銘曰

世有施仁 孰識其報 既啟既昌 於公有考

公之初祖 慈惠且溫 寬則直之 天大其門

迄公六世 仕者加多 為帝守邦 旗纛弓戈

登于光頭 益秉故常 實羨於仁 以篤不忘

公之子孫 是効是似 繼今綿々 刻示無止

新刊嵩山居士文全集卷第五十二

新刊嵩山居士文全集卷第五十三

墓誌

宇文蜀州墓誌銘

炎帝有苴草之功北方謂常草為俟并人詭轉為宇文子孫以為氏始者見於拓跋魏其後建國為尽有拓跋魏所有地其族始大以武功智勇聞者累累有焉至唐大和間有諱籍者為諫議大夫佐武元衡節度劍南西川有功則以文顯矣諫議之子諱從禮終渠州司馬因家于益州四傳至諱真緒從外邑廣都又四傳則有諱粹中者為尚書左丞諱黃中者為翰林學士諱時中者為左中大夫直龍圖閣華陽縣男遂赫然為名臣家徽宗付天下於欽宗也左丞公作詔語驚人其智不多耶建炎初眾聞語其皆膽掉翰林公獨請行入不測之虜其勇何如華陽公守平陽其有先自幽薊來者語洶洶歎相扇為變憚華陽公不敢發其武功又何如是三君子者蓋發於文而然夫為葦籥非祭於函之世者必數百年而後有周公制禮作樂之盛也其信本諸炎帝歟華陽公長子諱師申字德聞其幼華陽公誨之書一誦輒不忘則喜曰吾兒才也華陽公年未老切其鄉德聞及其祿奉之得以益市利田宅東華陽公可以歸卧而不出則又喜曰吾見孝也德聞之賢豈特見於斯哉方諸父立於太平甚盛之朝其時習孰見聞孰有出于葦籥且之外者耶德聞獨揣天下乱常色憂宣和

四年以左丞公任為承務郎四川買馬監牧司歲以錦市
馬於西南夷紹興三年德聞為幹辦公事或議用重錦莫
多得良馬德聞曰西南夷馬不能皆良今費十倍而馬如
初若之何其慮遠矣宣撫副使胡世將奏為參議官同時
在幕府者有大吏無敢與抗德聞每與事爭不阿其僚或
以親戚故人屬諸將竄名伍籍中論戰多輒得官德聞獨
無所屬諸將益忿服世將死鄭剛中繼為宣撫副使恨不
能留之乃上章言其才使守資州趣其行不得已至安貞州不
越月踰時有詔主管台州崇道觀德聞蓋念不可以斯須
去華陽公旁先以請于朝既奉詔即其日以切已而喪華
陽公免喪益治室廬陳圖書客至輿執觴觶杯豆留者館
之冬而裘夏而葛時其朝夕而籩豆既進矣其有急難奔
走赴之夕亦不厭弟師說蚤卒迎致其殮而孤撫之終其
身故德聞死無內外哭之者少哀閑居殆十餘年除荆湖
北路安撫司參議官以謂仕為養也吾今尚何仕況去先
人丘墓耶再除知合州則曰君命不可屢違也至合州見
學宮壞喟然而歎善政出於是其可不敬既修繕之已乃
問前者州將所以劾數慢去皆史胥滿瀾隱沒則數其宿
負廷戒之後無然聽者皆伏抑首之疏其事以白即行之
比歲多盜取其魁渠寘于法他盜懼出境郡遂大治總領
財賦所論其最德聞笑謝之曰守取諸民實有媿何最也
漢中出甲三千屯荆襄德聞以私錢餉之皆喜過望相戒

不敢譁賓客至者亦然移知蜀州未行以三十二年三月十四日病卒於合州之正寢年五十二市者哭於肆行者弔於途過赤水其鄉聚皆哭曰使君吾所庇也天何為棄之是歲十二月八日其子紹恭葬德聞於會同鄉泉山之原華陽公之墓次越四年乃請銘於子德聞前卒之七月十有一日過合州尚之語知其賢也且待子厚可不銘之其世系則已載於華陽公之誌不書德聞初娶簡州劉氏尚書郎涇之孫再娶隆州何氏秘書景棠之女德聞三子紹恭右迪功郎監永康軍崇德廟紹莊登仕郎紹芳將仕郎五女適右承務郎廣漢張拭餘未嫁孫景廉將仕郎銘白始之受氏 肇自炎帝 登于武成 代魏以興

韞因商利

遂相唐明

厥緒則大

才惟未備

至君諸父

實昌而熾

勇功智名

君子之文

遭變不懼

君子之武

君出就事

其才是似

出少處多

弗克繼繼

我作銘詩

告尔後人

勿怠勿忘

庸篤厥慶

王修職苒誌銘

延州來季子聞歌風歌雅而知其國吾從伯姑切趙懿簡公之家其居長安中見种隱君之後為名將則曰是於五經之外蓋好黃帝陰符吾文元公儀刑於家者至於女公子猶可以配季子其它亦孰不然凡出而相其夫之內屬外屬見其子若女必指之曰是有晁氏風規吾安氏姑先

君伯姊也有女適少保懿恪公之曾孫諱相字清夫能使
清夫蘄蘄乎有以立者其有助歟况清夫自其少時抱所
業詩入太學博士課所業詩常最其列太學諸生相語它
日上第必王君也其父去中都官而出使則曰吾當治官
文書孰與我治家文書耶兒與我行清夫遂不果從禮部
試自是其父使四方凡事當奏論與報謝賓客者清夫日
日執筆牘在旁手翩翩無停既成書父取讀之無不中輕
重欽宗即位以恩授將仕郎歷四官其父以老故謝事居
嘉州清夫無出仕意蜀公知其貧使即所居州監清酒務
終父喪以負乃復出入歷四官秩右修職郎既罷邛州火
井茶場而歸以隆興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卒於子棟長寧
軍司戶參軍之廨年七十三清夫始欲從事於吾聖人之
書以求伸其志訖不遂乃自謂少之志非也蓋間有聖人
之道者三西方聖人之書所云德也柱下聖人之書所云
道也吾聖人會岵焉清夫率夜漏未及十刻以起讀是三
聖人之書至夜漏下二十刻仰天而歎曰嚴乎神明之在
上端起而拜之古之畏天畏大人者其謂斯人歟父母已
死至其生之日如其在具酒食稱觴跪建後病棘猶酌酒
自觴之古之大孝終身慕者又於是乎在也世孰不知有
三聖人之書哉清夫則誠且敬矣在嘉州嘗增推酷錢二
十六萬緡在相州則論業茶者權之重皆逃使者符行中
喜商利怒其言愈益辨之不懼也行中不能奪而從之在

雙流縣富民誦縣庭誦晉婢清天問之則出於懿恪公同
身生之家即贖而嫁之在峨眉縣時朝廷命徵外蠻歷
階以官制書至歷階不出受而推種落千餘人塞下火
至市關門端恐搜刑點獄司徒清夫往直馳一騎抵歷
階悵白國家今命尔官使南詔知國家之尔與也不
敢窺尔也則種落蕃而馬孽其利不利不多於至帝
乎歷階蹶然拜曰謹受命清夫於事要各適其宜非
若涉海者不可適之川大川也其儕以財論功尔究
其可不可於公則怯而勇於其私外其家者
皆金之人也二男子其長棟也次楫女適右奉議
郎簽書道州判官廳公事李端卿內外孫十八
棟以乾道元年十一月十六日葬于峨嵋縣三獨鄉
宗教里龍坎山之原附以安夫人侍御史鼎之孫
左朝奉大夫通判南康軍譚之女祖諱端甫大理
評事景贈正奉大夫父諱敏文右朝請大夫成都
府路轉運副使景贈右通議大夫母韓氏魏國忠
獻公之孫累贈碩人其常念先君鮮兄弟有姑見
其姊其猶先君焉既幸見仲於高氏叔於神氏季
於孫氏獨恨不得見安氏之姑姑有婿而賢由其
女相之姑亦足以有聲晁氏矣因棟來請銘則為銘
曰 乎嗚清夫之學本於誠敬仰有畏俯有懼
其能承三聖乎清夫之行可謂能孝其父老

則不出既喪而出惟欲致為臣而歸真因是置
朝藉以追爵其父母斯君子之所憫乎清夫
之智將仁其民頌不果則効其所有以惠於困
窮對大官不懈蹈蠻貊不懼其得士之正乎清
夫之家藏其隕莖有纍然璀璨者五不必
驗諸浮屠者氏蓋如剛松之峻潔入于地為虎
珀者猶身勁乎所為至於斯而不克以受福
其後之人尚有慶乎

新刊嵩山居士文全集卷第五十四

墓誌

王少卿墓誌銘

公諱珪字德全姓王氏紹興二十五年為蔓州路轉運判官始見某相語勿去幸佐我某為之留二年日語不厭大略本於不傷財不害民如司馬文正公言或曰公之曾太父文公不嘗為司馬文正公之論異乎斯蓋不知者也胡不觀諸文公晚年之論文公與文正公俱學孔子者也求之為聚斂文公文正公皆知攻之特有先後尔公於是可為孝矣蓋養志者也愛以德者也公去夏六年以目有疾上太府少卿印綬卒于家嗣子宜之錄其行事以告於某使銘其墓碑某因得尺觀公平生所為而後益知公之於文公猶蘇氏之有威也文公之名乃益暴白嗚呼可謂孝矣文公諱安石守司空贈太師大父諱滂奉議郎秘書監字父諱桐承事郎直龍圖閣累贈特進公始以文公追封舒王恩授承事郎紹興二年起家鹽官縣丞年方壯屢行令事邑人已安之秀州歲以錢給亭民煮鹽至十五年積十九萬七千餘緡不給亭民無以煮鹽訴於朝除公提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踰年尺償亭民且有贏巨万請儲之秦丞相曰於國何利乎公曰是錢不之則鹽無虧國之利也丞相意不悅已又開華亭海鹽亭河二百餘里鹽滋得流通其益以溉田經界之法行甚害者三百六十九事

其六千二百三十七戶尤為病公奏除之兼提點刑獄未
閱月正大辟重而輕者三人死而活者五人丞相銜其前
敢抗己以為荆湖南路提點常平茶鹽公事旋移北路轉
運判官用以苦公也公不以為難益戒其部曰民困矣尔
取之勿倍經寬而訐於上者尔勿忿疾郡縣皆應曰諾鄂
州征民竹木并役之作堤捍江歲歲水齧堤壞公募人厚
兩之直伐石於漢陽以為堤者五百十九丈堤成水大至
不能齧堤州人謹叫曰吾封植者不伐矣吾罷老者休矣
岳州賦於民者畝增二畝謂之毛種公聞立罷之曷之郡
縣行經界大為蘇利不均公至為均之戒其部曰吾州土
瘠而貧不為它等民歲輸者損之又損可也行其部持什
器為楫須水則錢市之通判曷州張紘公薄其人紘附之
相沈該進用誣公苛歛罷轉運判官其歸一不載蜀產送
者涕泣而言公去我將如何明年起知真州益務為寬大
出俸錢采米五千餘石以減民輸訟者至諭之其情得深
自悔謝以去強猾者然後刑之適部使者有為公不相能
誣奏貶秩一等免兵部尚書洪遵殿中侍御史汪澈論其
枉詔還所貶秩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居無何得
錢千者其贏八十万會女真入陷揚州四旁官吏環視
而逃公先受命備海道乃獨引兵趨崇明西沙或勸死行
公不聽即日陞舟其案牘藏錢無毫厘失女真既去有詔
寵褒之曰吾將使効職不去者勸朝廷論其課之增為錢

二百五十三萬餘緡蓋五十二萬四千六百餘石而亭民亦以致富羨遂擢戶部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時宿兵於邊輓輸者以六萬錢而致一斛公遣官屬即其屯市之民為便而用以饒遷太府少卿疾不能治事遂以右中奉大夫直敷文閣提舉台州崇德觀其糧在襄陽者得石百餘萬其諸戍亦不減十餘萬上猶異公之疾愈而復用之詔曰須其愈亟以來隆興二年閏十一月一日卒於蘇州寶華山之私第年五十三乾道元年五月十二日葬于湖州烏程縣靈泉鄉丘墓村屏風山之下娶鄭氏贈令人先公卒男一人宜之女一人未嫁疾革告宜之尚其從子外之以事君行己者曰吾固嘗語汝今將死而言屏汝念之勿忘也公居官得饋遺藏之去則歸於官凡四千六百緡文公之清即為似之矣夫使公之生也蚤而及乎文公之時文公必曰吾家有由也惡聲其不聞焉某既載其事則遂繫以銘曰

吁嗟文公	秉志孔武	鄙今弗為	維古之慕
古謂伊何	必曰堯舜	公其承後	不墜厥問
自仕迄歸	甚敏于行	文公有志	造我而成
緬彼二帝	無或怨咨	既富既庶	我安靜之
凡世大家	誰其無孫	衆稱其賢	爵位之存
公能繼之	惟艱其有	時亦逢矣	用乃莫究
士歟而悲	有時無年	維石有章	刻示九原

江原張君墓誌銘

江原張成叔始入鄉校即為古文尚書時主司非王氏說不能通每入坐試席惟考究古義一不主王氏說於是天下凡評文章必歸之通官貴人又獨好予所為文且死屬其子若虛曰葬必求予銘若虛既除喪之六月其母語若虛爾忘爾父之言乎即日自其鄉走眉州來請予得其所書行事私恠其父生已不能追時好以老於諸生葬有銘必託之通官貴人所欲顯揚於後而覆蓋其子若孫也而復示予銘其生徇其志子固不可以奪如其葬則在子蓋亦求於通官貴人可也若虛曰吾父非悖者其有以也夫子因歎曰在唐權德輿盛時為宰相坐廟朝凡有葬其親者不得其銘則自對為不孝乃今無一傳者焉惟昌黎愈為四門助教為國子博士其時所刻銘故赫赫尚存乃父之意抑其在此子愧非其人若虛泣曰苟不得銘以歸是无以葬吾父也予不得已諾而銘之其先高祖諱中理嘉祐初尚顏復輩二十三人遺逸幸召試中書省獨謝不起就拜將作監主簿曾祖諱公綽其鄉推為鉅人長者祖諱澆嘗為維州試第一而開封府者非維州也天下之士幸集焉試又在優等考諱班以五幸於禮部授九品官嘗監瀘南井監致仕得右承務郎以卒成叔諱績其季子也始自東漢張文紀其風節蓋偉矣成叔嘗欲世其家為不墜者故務為廉潔勤絕不可近至其論說天下事物之

理則披披其奧及露州縣長官聞其名思聽其說願不可致
皆就見之資以為政成叔之兄伯氏仲氏而其子相繼卒
能使其母忘其哀而伯氏仲氏之遺孫忘其孤其稍大也
男子詩書誨之女乎組紉誨之可嫁者嫁可娶者娶大小
宗之不能立者亦皆使有所立其事若米鹽成叔處之乃
甚暇而辦其餘力猶足溢於筆墨皆可觀百工伎藝无不
通解成叔蓋多才者以不得用於世而用於其家止於如
此而已使成叔用於世則有得於今必失於古不知成叔
其孰所願哉知成叔者當能辨之成叔之卒年五十有二
以隆興二年十月十五日其葬於隄為鄉伏簡里世塋之
次則以乾道二年十月乙酉娶湯氏左朝散大夫前通判
成都府贈太中大夫牧之女生三子若虛若晦若退一女
嫁楊鑄銘曰

漢司空公葬于河南其子御史之葬則復返乎隄為
之阡兮唐之末有曰祺字景福者始遷于江原而宅
甘泉兮歷千數百載蓋嘗三徙而卒不欠其世守抑
可謂賢兮吾見公卿大夫既貴矣其後降於阜隸卒
不過於再傳兮蓋亦觀諸張氏所以不失其世守者
居今而好古其所立之超然兮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新刊嵩山居士文集/[宋]晁公朔撰.—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12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644-4

I. 新… II. 晁… III. 晁公朔—文集 IV. Z424.4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4)第134639號

ISBN 7-5013-2644-4



9 787501 326440 >

書名 新刊嵩山居士文集(全十三冊)
著者 [宋]晁公朔 撰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Blstxb@nlc.gov.cn

Website:www.nlcpress.com

造紙 華寶齋
印刷 杭州富陽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八六·七五

版次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644-4 / K·978
定價 二七八〇圓

